

又到一年麦黄时

拾麦穗的童年

◎赵林祥



布鞋，脚凉冰冰的。恼人的是两只鞋底上总顽固地捎带起大块泥团，拖着长长短短枯萎了的褐色麦叶，加上麦茬子的阻挡，拾麦子的孩童们，个个走得像鸭子样磕磕绊绊摇摇摆摆，要多滑稽有多滑稽。

我尾巴样跟着二姐，弯一次腰捡起一颗麦穗，隔三岔五地踢蹬掉鞋底上的泥团，没完没了地重复着这种机械而乏味的劳作。懵懂的年纪，尚不明白麦穗子与饭食的关系，拾了几把麦就厌烦了，干戳在麦茬地里向四周张望，以期逮住个有趣的事儿打发无聊。年长四岁的二姐，冲在队伍的最前头，一手鸡啄米般在锋利的麦茬间游移，手背上戳出了星星点点的血迹也无暇顾及。右手拾上一小撮带籽的麦，及时塞到左手，五指捏不住时，用湿秆子缠绕数圈扎起来，夹在胳膊弯里，进进地中间时，二姐瘦小的身子，已夹带了五六把麦子。她一边拾麦，一边不停地回头催我：“望啥哩？麦穗子都把人绊倒咧，赶紧拾！”我苦着脸应一声，拾上几颗又忘乎所以。

拾麦子最难熬的是中午和后晌。六月的日头冒花花，像给人脊背扣了只热锅。雨说下地拾麦了，刚上了县坡沟大人娃娃就出一身汗。那年月少见儿童遮阳帽，大草帽捂住了多半个脑袋，挡了眼睛还低头就落，一刮风飞出老远，不小心丢了常挨大人的训斥，孩子们都不愿戴，光脑勺暴晒在日头下，就图个悠闲自在。收获后的麦田，齐刷刷的麦茬子，在如火的艳阳下，白亮亮的晃得人眼晕。

“爷婆”不知不觉爬到一竿子高了，连着拾了三四片地块后，看见有割麦的大人们互相招呼着走出地头，岳老师扯开嗓子一声喊：“回家喽——”拾麦子的孩童们得令般停住手，将扎好的麦把子用麻绳捆起来，背上肩头，

膊弯挎着盛满了麦穗的褡裢，浩浩荡荡地踏上归途。

回到生产队的打麦场，大家自觉排好队，等待岳老师过秤登记。人工收割后的麦田里，并没有多少遗漏的麦子，庄稼人抱着颗粒归仓的意愿，每年学校一放忙假，就指派教师将割不成麦的小学生组织起来，一天三大晌拾麦子，好让孩子们早早体验劳动的艰辛。

懵懂年龄的我，不止一次问父母，为啥要顶着毒日头拾麦子？母亲摸着我的后脑勺开导：“孩子，一把麦子就是一个白馒头哇！”

拾麦子的童年，乡村孩子不仅凭双手挣到下半年的学费，为农民父母减轻了负担，最重要的是小小年纪就知道了一把麦子就是一个馒头，懂得了一日三餐的来之不易，悟出了只有付出才有收获的浅显道理。

颗粒归仓

◎巩忠

小麦，人类生存繁衍的根基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，怀揣万年时光，岁岁年年秋霜中生根，在冬雪中淬炼；阅尽春花，承受骄阳，一路饱经沧桑，风雨兼程。万物萧瑟的季节，不畏严寒将一抹绿色涂染在空旷寂寥的田野，即便被大雪掩埋，也从未停止生命的跋涉，为农人点燃希望的灯火。

布谷声里，父辈们踩着时序的节点灌溉。太阳火一般炙烤，小麦为继续生长需要及时补充营养。清澈的溪水，流经家门，流过长长的沟渠，流向小麦饥渴的根系。小麦大口吸吮甘甜，叶子和叶子相互碰撞，发出心领神会喜悦的沙沙声。父亲停下脚步，手掌划过麦穗，让长满老茧的手指体味涌动的蓬勃。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小虫在月光里跳着舞，小麦慢慢进入梦乡，发出甜馨的鼾声。

芒种还没到，田野早已一步步陷落在浩浩荡荡的金色汪洋中。万亩小麦，以金芒为箭镞，乘风飞驰，让每一寸田地俯首称臣。乡亲们沾着汗水将镰刀磨成一弯新月，手指在霜刃上试一试，湿湿的感觉，一挥手，斩落满地月光。

天空被阳光擦拭得万里无云，明亮耀眼。割麦时，中午不能回家，午餐变成树荫下面饼、凉拌青菜和凉开水的简单组合。麦田无垠，麦粒爆裂。“火里麦”“龙口夺食”……古老的民谣催促小麦急于归仓容不得父辈们一息喘息。

看啊，这是多么壮观的场景，金色的海洋里，人们雁字排开，

伸手将金色的浪花揽在腋下，一挥镰刀，便有一片惹人爱怜的麦穗匍匐脚下。顾不上手臂被麦芒烙下鲜红的印记，顾不上被汗水湿透的背心贴在脊背刺痛难耐。铁质的噼噼声，不断伸向麦田体内，他们要赶在所有的时间之前，完成光阴恩赐的仪式。

接下来，便是上场、脱粒、晾晒、归仓，顺序接力，在神圣的矜持中火急火燎。田野在粗犷爽朗的笑语中发酵，麻雀挥舞轻盈的翅膀和蝴蝶、蜜蜂、蜻蜓一起大声喝彩：谁的丰收，如此辉煌！

站在故道田园，小麦从分蘖、拔节、孕穗、抽穗，到灌浆，每一步都被绿色簇拥着追逐太阳。直到每一粒麦子都充满金色阳光，破穗而出。那黄金一样的色彩，昭示五谷丰登的贵；那海洋一样的壮丽，体现大地厚重的爱。

小麦是感恩的庄稼，在岁月里赶忙着长大，想着回馈农人，以接青黄。

小麦是独立的孤勇者，每一株坚挺脊梁，每一株都是栉风沐雨的战士，一块田地便是一支永不退缩的军团。披星戴月，在时序的号令下，将生命绚丽的诗章敬献给人类绵延的长河。

虽然现代机械早已替代了古老的农耕手艺，我珍爱的村庄飘扬着新麦散发的清香，置身收割后的麦田，空旷归还大地，高穹献回蓝天。舒展双臂，思绪飞扬。万年时光，时光万年。我的祖先先低头弯腰，辛勤耕耘在神州大地，用千年不变的姿势，以小麦为醍醐，灌我饥饿之顶。

消失的麦客

◎韩玉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每年到了麦熟季节，就有大批甘肃人成群结队，手拿镰刀，肩背尼龙编织袋，头戴一顶草帽，出现在关中的田间地头，走乡到户替人收割小麦，他们叫“赶麦场”，关中人把这些远道而来收割麦子的甘肃客人称为“甘省客”或“麦客”。

麦客的形成究竟有多少个年代，无据可查，所能知道的是，麦客作为黄土高原上特有的“生态现象”，在明清时的《中国地方志》中就有记载。

麦客们每年首先会集中在小麦较早成熟的潼关一带，关中小麦由东至西渐渐成熟，他们也就从东往西奔走，犹如候鸟一样迁徙劳作。每年6月初，关中的小麦陆续黄熟，望着金灿灿的滚滚麦浪，乡民们就忙活了起来。那时候，还少有联合收割机，三夏时期，天气变化大，要抢收抢种，再多的人手也显得紧张，麦客的存在很大程度缓解了关中地区夏收面临的时间紧、任务重、人手不足的现象。

麦客们衣着简陋，头发蓬乱，操着生硬的外地口音，袒着黝黑的胸膛，不但体力好、技术过硬，还勤奋肯干。他们三三两两聚拢在阴凉的地方，或坐或卧地说笑着，紧盯来往

的人，等待被雇用。见有人来，他们便围了过去，讲好价钱跟着来人去干活。他们干活很卖力，在6月的骄阳下，弓着腰，飞快地挥舞着镰刀，麦秆被割断时发出噼啪的响声，边割边捆，再簇拥着堆起来，身后已是齐整整的一片麦茬。

大量出汗、辛苦劳累，麦客已完全习惯，干完活时，蹲坐在地头的树荫下，喝茶闲侃，有的索性就地一躺，不时便打起了鼾声。遇到大方、心善的雇主就会管饭，因为干的重体力活，麦客的饭量都很大，但对饭食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。有些家里宽敞方便的，还会给麦客提供住宿的地方，而大多都是在屋檐下，或者以前生产队遗留下来的麦场仓库过夜，麦客的生活，就是这样简单而劳苦。他们当中有的挣钱是为了供孩子上学、有的是为了攒钱给儿子娶媳妇、有的是为了盖房子……虽然用途不一样，但目的都是为了多割几亩麦子，多挣些钱。

甘肃麦客踏实本分、吃苦耐劳，用勤劳养活一家人，和关中人产生了深厚的情谊。进入新世纪，机械取代了人力，麦客这一特殊职业就逐渐消失。麦客是时代的背影，也是历史的印记，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，镌刻在三秦大地，留在了岁月的齿轮上，成为关中人最深情的回忆。

千里麦香

◎马科平

麦子的生命辗转跋涉，在六月里升华，抵达巅峰，丰硕的麦穗闪烁迷人的色泽。无垠的原野，麦浪起伏；高远的天空，光阴如水；散落的村庄，飞鸟盘旋，这一切，构成了亲切、原始、真实的生命画卷。

收获的喜悦在心头荡漾，收获的忧愁也在胸中弥漫。乡亲们谨慎诚恐，连颠带跑，日夜劳作。提前十多天，预留的打麦场用锄松土，把平，等待一场透雨或是浇水后，碌碡碾平。那碌碡用青石打制，已经磨得滑溜圆润，闪着淡淡的亮光。三人合作，两人在前拖拉，一人在滚动的碌碡撒上草木灰，来回碾压，场面光滑平整后，还要撒上细土，填平缝隙晒干，麦子就可开镰了。

在夏天的毒日头下，弓着身子在地里割麦，齐腰深的麦田里，连热风都透不进一丝，下蒸上晒，蚊虫叮咬，一滴汗珠子摔八瓣，异常难受。手掌打满血泡，镰刀割破腿脚，麦茬刺透鞋底，也是家常便饭。

收割的麦子经过扎捆、装车、运输，送进打麦场。麦捆在耀眼的阳光下暴晒，不时传来麦穗啪啪的炸裂声，麦子的香味和阳光混在一起，让人陶醉。辛辛苦苦种麦一年，只有经过碾打，才算真正收下了麦子。我的父辈用牛拉碌碡碾场，我的时代是用拖拉机拉着碌碡碾场，得动用几家人的力量摊铺、翻场。

碾过头遍，要给麦子翻身。不论大人小孩，手拿双股、三股还是木制、铁做的杈子，挑翻麦秸，起劲抖动，让麦粒唰唰滚落而下。翻碾三四遍，所有躲在穗里的麦粒都受到碌碡的挤压和呼唤，几乎一粒不剩地滚落在麦场上。叉走绵软的麦秸垛，一层和着穗壳的麦粒终于呈

现出来。

碾场最怕塌场。人们正在汗流浹背低头翻场呢，突然晴空一声炸雷，冷风嗖地掀掉草帽，所有人心里一惊，男女老少，撒腿奔走，加速翻麦秸、腾麦粒、垛麦草、抡杈把、推刮板、挥木锨、舞扫帚，有时就用塑料纸盖住麦堆。那年我家正碾场，突降大雨，几亩混着麦粒的麦秸，来不及处置。雨后麦粒发霉芽变，一年的收成化为乌有，母亲伤心地哭了。

进入扬场程序，看准风向，用木锨将混着穗壳的麦粒高高扬起，被风一吹，麦粒和穗壳自然分开，落在远处的是穗壳，近处的便是饱满的麦粒，金灿灿的熠熠闪光，仿佛散落的金子，麦香扑鼻，满世界飘散。大哥是扬麦行家，戴顶破草帽，满脸沟壑，动作娴熟地挥动木锨，一锨一锨，扬到麦粒成堆，扬到太阳西落，扬到月明星稀。有时为等夜风吹起，在空旷静谧的麦场上彻夜守候。

厚德载物的大地，哺育了一茬茬的麦子。当岁月的风儿一次次漫过田野后，传统的农耕方式渐行渐远，联合收割机代替了割麦碾麦的繁重劳作，也带走了曾经热烈和繁忙的场景。

眼下的故乡，晴空万里，云彩明亮，翻滚的麦浪又是一片金黄，麦子的清香随风飘来，沁人心脾，在这大自然恩赐的淳朴风景里，收获崭新的希望，依然是乡村不变的灵魂。

